

經部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童溪易傳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童溪易傳三十卷宋王宗傳撰宗傳字景孟寧德人淳熙八年進士官韶州教授董真卿以為臨安人朱彝尊經義考謂是書前有寧德林焞序稱與宗傳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則云臨安人者誤矣宗傳之

說大概祧梁孟而宗王弼故其書惟憑心悟力斥象數之弊至譬於誤注本草之殺人㨿序述宗傳之論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語不免涉於異學與楊簡慈湖易傳宗㫖相同盖弼易祖尚元虛以闡發義理漢學至是而始變宋儒掃除古法實從是萌芽然胡程祖其義理而歸諸人事故似淺近而醇實宗傳及簡祖其元虛而索諸性天故似高深而

幻脊考沈作喆作寓簡第一卷多談易理大抵以佛氏為宗作喆為紹興五年進士其作寓簡在淳熙元年正與宗傳同時然則以禪言易起於南宋之初特作喆無成書宗傳及簡則各有成編顯闡别經耳春秋之書事檀弓之說禮必謹其變之所始録存是編俾學者知明萬歷以後動以心學說易流别於此二人亦說周禮者存俞庭椿邱葵意也乾隆

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易傳原序

易不可以易言也蓋自漢魏以來世之言易者特多於他經而其失也比之言他經者亦多此其故何也易而言之之過也夫人之情有所難乎此也則必有所畏謹乎此而後獲免輕議乎此之失苟惟有所易也則將爭奇競巧而不知中庸之爲至德騁私任臆而不知正直之爲王道如是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貿貿然不知朱紫苗莠之固有其辨而吠聲覘影之流始受其誤矣昔

者夫子蓋嘗致謹乎此也觀其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學易而可以無易之過此豈童心淺智者之所能爲也故聖如夫子亦曰吾猶有待焉爾聖人之心其不敢有所易如此也而客有註易與本草孰先之問爲陶隱居者則告之曰易先其說曰註易誤不至殺人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嗚呼自斯人不至殺人之言一發而易之誤自此始矣世之輕議是經者始紛紛矣夫豈知本草誤誤

人命註易誤誤人心人心一誤則形存性亡為鬼蜮為禽獸將無所不至其禍不亦慘於殺人矣乎隱居之言曰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殊不知註易誤人有不得其生者可謂智乎或曰若之何而可以無易之過如吾聖人之學易矣乎曰竊嘗聞之綱一舉而目張領一挈而裘順天下之有是物也孰從而然歟是故有所謂形而上者之制乎命而後是物也得以肇其長短小大之形吉凶消長之變世之言易者孰不曰

括是數不可以言易也括是象不可以言易也而聖如夫子亦必曰是數與象易所不廢也然所以為是數與象者或不知其說焉則自一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數自形色貌象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象雖夫子亦末如之何矣何也聖人之於易徒知據乎其會而已矣據其會則凡憧憧於吾前者莫吾眩也聖人之於易也徒知立乎其顛而已矣立其顛則凡紛紛乎吾下者莫吾廋也然則是數也是象也不知務其所以

然之說也而可乎夫苟捨是而役役於不可勝計之地此夫子所謂易之過也然則捨數與象不可以爲易而其過也乃數與象也則金石草木所以爲本草也而其殺人也乃金石草木也天下同知本草誤誤人命而不知易誤誤人心吁亦異哉余不敏一經之教奉以周旋有日矣然學愈久而心愈雜故雖疲神剔思於此非不勤且至也而未嘗敢下輕議之筆雖然抑嘗思之加我之年亦行甫及矣進無用於時退無補於身不於此時

也而有所勉焉豈其志歟若夫所謂大過亦不敢自謂果可無也願就有道而正焉王宗傳謹述

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童溪之論性然也易盡性書也而何至於多言我知之矣六丁勅易在天三爻呑易在人天而人之易其顯乎余與童溪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知其出處最詳公性能酒飲已輒論易嘗曰吾遠祖文中不善辨爲負苓者訕使與我遇當瞪目張膽滅其苓而飢之曰爾不有於人又何有於身自是與人

論易不倦而於二繫爲詳出其門者十九青紫既第之三年教授曲江越二年而書成大書其影曰三十卷之易書自謂無愧三聖其篤於自信者歟公姓王諱宗傳字景孟世謂天下王景孟則其人也開禧更元族子騆客武陵以書來曰劉君日新將以童溪易傳膏馥天下後世叔大夫父當序是以序儒林郎知衢州開化縣主管勸農公事林焞炳叔序

童溪易傳卷一

宋 王宗傳 撰

發題易果何物邪聞諸夫子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无體又曰其爲道也屢遷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蓋嘗即是數語而兼味之夫天下有生生不窮之理隨在隨有无所間斷在天地則爲變化在事物則爲消息在生民則爲日用在聖

賢則爲德業在君子小人則爲進退在晝夜則爲晦明在古今則爲往來新故之迭更也是理也相軋相推有當有否而吉凶以生聖人憫斯人之流轉於吉凶之域而莫知所避所就也故告之以无危不平无易不傾之説而曰此物理之固然者而莫之廢也人能終始以致其懼則无咎矣然則易之爲易其大旨可知矣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殆謂是歟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程河南曰乾坤古无二字作易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竊原易之始作也則亦本諸一奇一耦而已矣天下之理有動必有靜有剛必有柔有屈必有伸有消必有長蓋亦未有无對待而能不窮者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得其説據依之以爲易故一奇一耦立而陰陽與陰陽與而動靜剛柔屈伸消長之理在是矣然一奇未足以爲天下之至健而必三焉

一耦未足以爲天下之至順而亦三焉而後乾坤之材備乾坤之材備則凡出乎其中者自此而不窮矣是故乾坤相索而六子以生八卦相重而萬物之變已盡易始乾坤父母萬物之義也夫乾坤健順之理散在萬物亦不特爲天地而已也而語天下之物所謂至健至順者則天地是也天惟至健故其行不息地惟至順故其德配天此聖人之於乾坤必推本天地而言焉元亨利貞至健之目也夫萬物以陽煕以

陰凝元與亨其德陽也利與貞其德陰也絪緼以始之草昧而已此元也至亨以極其高大則草斯文昧斯明陽德之成也肅殺以終之揫斂而已此利也至貞以正其性命則揫斯息斂斯藏陰德之成也元而亨出之序也亨而利利而貞入之序也出而入入而出循環不窮迭爲四序此乾所以爲天下之至健也朱子發曰乾具此四德故爲諸卦之首程明道曰一德不具不足謂之乾欲知聖人一言足以盡夫乾曰

元亨利貞是矣

初九潛龍勿用

八卦始作三材之道具於三畫兼三材而兩之又六畫而成卦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此乾所以有在天在田在人之别五稱在天則知上爲天之表故曰貴而无位三稱君子則知四爲人之表故曰中不在人田地之表也而二稱之則知初之潛又爲地之下矣自

初至上奇耦相閒其位也所謂分陰分陽是矣九與六或剛或柔其爻也所謂迭用剛柔是矣九與六何以明爻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夫乾爻六一爻之策三十有六四九之積也故乾用九坤爻六一爻之策二十有四四六之積也故坤用六此大衍之法所以定陰陽之數也然則乾用九坤用六是亦不得不用九用六也而諸儒紛紛之說皆過也九陽之純初位之下也純陽天德也在下

位不可以有爲也初九之在乾也德非不足也位不足也故有潜龍之象程河南曰理无形也必假象以明義龍之爲物其奮也其蟄也隨乎時而已矣又天類也其神不測而其功足以利澤萬物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長其在人則聖人之進退也時乎潛也則當蓄用以待用夫茍強聒以求用非知時者也故曰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五陽位也而居上卦之中故爲君之正位二隂位也而居下卦之中故爲臣之正位聖人之於天道乾之六爻皆聖人也而二以天德居之聖人之爲人臣者也田地之表也耕稼之區也斯人所資以生殖也施澤不至則斯人失所資矣見龍在田則陽氣播於地上以長育萬物聖人見於有道之世以施澤萬民也二與五俱稱大人者以同德處相應之地程河南曰臣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

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是也乃若
他爻則德非不同也位不同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安其危則必危危其危則无危此易之道也九三處
下卦之上重剛而不中可謂危矣然閒乎二乾之閒
往來皆乾是能盡乾乾之道也故曰君子終日乾乾
然其所以乾乾者何事也惕然以危厲自警云爾故
又曰夕惕若夕亦終日也凡人之情未有不謹於朝

而弛於夕君子不以隱顯二其心其視屋漏暗室无以異於十目十手之嚴也況日之夕而輒改其度乎夫惟居常以危厲自警則雖處危地而无危矣故曰无咎咎過也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九三之重剛不中此在易所謂過也唯乾乾以自警則其過可无也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九三有焉三下卦之終也故乾之三則曰終日坤之三則曰有終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陽之性也淵陰之所也九四以陽居陰陽動而陰靜動靜之无常也故稱或或者疑辭也九四何疑乎亦曰重剛而不中云爾夫三以重剛不中而惕乃能无咎則四以重剛而不中而或亦獲免咎固其所也然雖躍矣躍而不脫於淵則吾之位分固未嘗或離也此文言謂其非爲邪非離羣而爻謂其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以天德居天位聖人之得志莫盛於斯也故曰

飛龍在天夫龍之潛於初見於二雖屈伸之不同然皆非其所也必也在乎天而後稱焉蘇東坡曰飛者龍之正行也天者龍之正處也則九五聖人之位可知矣當是時也臣之於君君之於臣民之於上各相利見此二五所以獨稱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易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諸卦皆然況純剛之乾乎三與四重剛而不中故惕與或乃能无咎上九六陽

已極一陰將生又非特不中而已也故曰亢龍有悔亢極也有過則有悔事而至於有悔則无及矣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不至於有悔焉此前儒所以引堯老舜攝之事而證之乾之六爻皆聖人也宜无亢極之悔而上九云爾者以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之理而示萬世帝王之戒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天德也天之德剛健是也夫剛健之德用得其當

則吉用不得其當則凶傳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乾之六爻自初至上皆九也用得其當則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以至時行則與之偕行時極則與之偕極而无干時之愆是之謂善用夫剛者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羣龍即諸陽爻是也无首謂時然則然各循乎天而无干時之愆也程河南曰乾之動无不時也又曰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然非用九則六爻无首之吉何自而見之不特此爾易上

下二篇凡一百九十二陽爻皆用九實自乾來也凡一百九十二隂爻皆用六實自坤來也用有當否而吉凶從之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王輔嗣曰彖者統論一卦之體經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即乾以推他卦則元亨利貞之類乃具

體而微之彖辭也得吾夫子而後其義浸顯故釋彖之文通謂之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釋元也夫莫衆於萬物而所資以始者誰乎乾之元也乾以元德爲萬物之所資始而无一物之或吾捨焉則其大可知矣故以大哉贊之天者萬物之祖也然萬物之所以祖天者非祖天也祖元也天恃元故能祖物則元之大益可知矣故曰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釋亨也謂乾既以元德始萬物而亨德繼之

也夫始萬物者乾元也生萬物者坤元也然使乾元知始物而已而生物之職則一付之坤吾无與焉則萬物既生之後亦未有能遂其生者矣故夫雲行雨施乾元之餘用也乾元有餘用故始物者我也育物者亦我也物得所育則遂其生矣品物流形則向之有始者今焉各有品目流動遷改得以極其高大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又即卦之初終與爻之用九以推明元亨之用也夫卦之初終

乃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不紊故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以至三之與時偕行上之與時偕極无非因時循理之謂也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乾元用九之道得矣故曰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此釋利與貞也夫萬物由資始以至於流形而天道之運行見於發育者舉无愆忒如此則變化之妙自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凡蒙生育者孰不各全其天哉

故自資始流形之後性有剛柔緩急之不齊命有長短大小之或異莫不各得其正不虧其全是之謂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保合大和謂絪緼之氣所以始萬物者至此而不散離也程河南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乃利貞者謂性命之既正大和之不虧所以利且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二語所以結一彖之文也說卦曰乾爲首以其尊无與敵也故曰首出庶物又曰乾爲君以其命无不聽也

故曰萬國咸寧乾其是四德而萬物莫不服之也謂
聖人之體乾也以德化爲元氣而萬民資之以生養
以膏澤爲雲雨而萬民自我以生殖對時育物而无
干時之慾存神過化而有妙物之道以民躋仁壽俗
入陶甄則其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殆與天同尊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道外无器器外无道故經曰易者像也又曰彖者言
乎其象也彖之所言者卦之象也彖所未言者又於

大象盡之六爻之贊亦曰象易无非象故也程河南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隱顯无間天乾之象也健乾之義也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一日行一度一時周一方一歲徧八極終則有始其行不息如此其健也夫孰使之然哉自然而然也自然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之為君子何容心哉亦天而已矣故曰自彊不息以言自強則不息也猶之曰至誠无息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自

強也周公戒成王以无逸伊尹勉太甲以日新非自
強也有以使之也雖然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強而
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烏知人之非天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
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
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文賛也古文易以此文賛連於彖文諸卦皆然不
獨乾也漢儒鄭康成之徒散文賛於逐卦文下獨此

乾卦存古文也後人遂有大象小象之說龍變化物也其所以潛而勿用者以陽德之在下位故也故夫時乎出潛離隱則雖欲勿用得乎此見龍在田德施所以不得不普也然二德之施所以普者亦恃有五也若非應五則吾獨善之不暇如普何三與四在卦所謂中文也中文人道也終日乾乾或躍在淵求免乎人道之患而已矣故二爻俱有无咎之辭三在下卦之上有止義故曰反復道也以言往來皆乾造次

必於是也四在上卦之下有進義故曰進无咎也以言吾之位分未嘗敢離於此而進夫何咎也飛龍在天而曰大人造也造之一辭有以見聖人之功用與天同焉天何容心哉聖人亦何容心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矣故造之一辭見聖人之功用即天也而德施之普即付之二焉夫中正之位五是也而猶不已則亢而滿矣故盈不可久也天下之理所可久者中也猶之注水於器也中則正滿則覆此物之固

然者有人焉而曰吾弗顧其覆也而注之不已焉此可久邪上九之亢蓋酌水於器而不已而弗顧其覆之謂也故爻謂之有悔而夫子謂之不可久也用九時中之謂也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三則與時偕行上則與時偕極昧夫此者非有不及時之失則有先時之過不及時狷者之爲也先時狂者之爲也凡易之道於狷者則吝之於狂者則戒其有悔不知有悔則凶矣故亢龍有悔則曰盈不可

久也用九則曰天德不可爲首也不可之一辭以言
乾之六爻皆聖人也宜无不知時之失特詳緩其辭
以善其戒所以待聖人者厚矣

童溪易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童溪易傳卷二

宋　王宗傳　撰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諸卦有彖有象而乾坤則加以文言易之藴在乾坤故也乾之文言視坤又加詳焉坤效法於乾而乾者

坤之倡故也四德六爻未易以一彖一象盡之故文言所以言彖象之未言也彖釋元亨利貞有及於萬物以言元亨利貞之在物也文言釋元亨利貞有及於君子以言元亨利貞之在我也以在我言之則元者此性之始也孟子曰性无不善稟受之初萬善咸備夫以萬善之多而咸備於一性之微方其初也雖其菁英未甚發見而生長於方寸之内者已紛紛焉肇其端矣故曰元者善之長也長生長也亨也者此

性之明也始生之性至此而明則衆美於焉而咸會矣謂菁英發見於此時也故曰亨者嘉之會也於元曰善於亨曰嘉始生之性而至於亨則善爲有加故也利者此性之用也利宜也義亦宜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九卦論益亦曰益以興利蓋利於性者无過乎善害於性者莫大於過遷善而改過非善之所宜然乎故曰利者義之和也曰和云者不悖於義之謂也故孟子知此說故曰天下之

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貞者此性之體也夫性得其正則推而見於事爲之際无適而不正其本在我故也夫无亨利貞其在我者如此孰能推而行之君子也故以君子繼之體仁足以長人則推吾此性之善能仁已而又能仁人也長人者吾知其體仁於已而已初无不仁之舉以害於人而人自長育於吾仁之中故曰足以長人若家至而長之則有不足者矣夫子語顔淵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是也嘉會足以合禮則此性之中衆美咸會而動容周旋之際雖非有意求合於禮自然與禮合矣不然則窘束迫促而无容與之態此非盛德者之事而不足以合禮矣利物足以和義說者多以義者刻制之具非利以和之徒義也此蘇明允之意也竊謂利物者順適物理而行之也君子盡吾此性之用順適物理則其於已也見善必遷有過必改其於人也遏惡揚善以順天之休命如此則與義不悖矣故曰足以

和義義者時措之宜也貞固足以幹事者夫貞則固不貞則不固也固則萬物不能揺物之所以不能我揺者以正勝之也在我之性以貞而固萬事膠擾於吾前而吾恢恢若運之掌矣所謂能定而後能應也故曰足以幹事張横渠曰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夫天之與我以此性也惟君子爲能推而行之行此四德則天在我矣故終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之隱也吾非无意於斯世也特其所守以天不以人故曰不易乎世謂守其道不隨世而變也吾非假隱以媒祿也何恤乎名之成不成故曰不成乎名謂晦其行不求聞於時也遯世而无悶窮亦樂也不見是而无悶舉世非之不加沮也梁鴻之隱作五噫

之歌賈誼之遷賦弔湘之文非无悶也无他其所養非龍德故也樂則行之見可而動也憂則違之知難而避也行違視天故也行違視天而不以人參焉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正九二正中之德也昔者夫子嘗有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九二之於庸言庸行但知謹信而止爾積而至於德博而化此中庸之至德也原其所以然則亦不忽於細微故也吾嘗論之矣正中之德无他事也如日必作夜必息暑必絺寒必裘順吾常而已矣吾常之不順則必作意於此作意於此則易奔矣非正中之德也邪者誠之賊也邪之

不閑不能存是誠也誠之不存善世不能不伐也善世不能不伐則累於心者未必決去也夫累於心者未能決去吾見其小耳何博之云吾見其有所繫矣何化之云若夫德博而化則天地之大即吾之德也天地之運即吾德之所不窮也原其初則亦自庸言庸行中出也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所謂庸言庸行也孟子知此說而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其初亦不外於可欲之善有諸已之

信夫子亦以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為弟子者之職業以言舍是則不可與入德矣二與五均大人也宜无不同之德在五則德與位稱在二則位不足而德有餘也故曰君德也以言雖非君位君之德也顔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服膺拳拳而弗失為邦之問夫子告之以四代事業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之於德業未嘗廢進修乾之三與四特曰進德修業者處惕或之地尤不可以舍是故也德何由進忠信所以進德也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既正且固則内有所主而德自此進矣業何由修修辭立其誠者所以修業也業修矣故可居夫兩言之則

曰忠信一言之則曰誠而已德與業非二事誠與忠信亦非二物也誠在内修辭以立之則形見於外上焉足以取信於君下焉足以取信於人君臣之間交孚而无疑則大臣之業可得而居有之矣太甲之三篇周公之鴟鴞此古之大臣修辭立誠以居業之實也知至至之此主進德而言也始焉知德之可至吾之進之必欲極其至也非知幾者安能如此故曰可與幾也謂其知有可至之理故從而至之也知終終

之此主居業而言也終焉知業之可終吾之居之必欲保其終也非能守義者安能如此故曰可與存義也謂其知有可終之理故從而終之也程河南曰知至至之致知也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終始也三在下卦之上故曰在上位猶未離乎下體也故曰在下位不驕不憂此學力也學力既至則知處上處下之道驕憂兩无而恐懼獨存焉故曰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陽也而居上四陰也而居下故曰上下无常九陽也而主進四陰也而主退故又曰進退无常夫處人臣之位上下宜其有常也今也上下无常則疑於作爲回邪矣進退宜其有常也今也進退无常則疑於

離去羣匹矣然九四之躍雖躍矣而不脫於淵則人臣之位分吾未嘗或踰焉以此知其不爲邪不離羣也既非爲邪又非離羣何爲是之不寧也亦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云爾此所以不遑寧居而有上下進退之勞焉程河南曰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恒即常也恒之卦曰恒久也恒常初无異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大凡心之同者則誠意交孚而其聲斯同德之同者則惟馨發聞而其氣斯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言二五心德之同也水者陰中之物而其流濕則下與陰同火者陽中之物而其就燥則上與陽會水流濕火就燥凡以致精神之運以言二五之所以同心也龍者東方之畜而雲從之則物賴其澤虎者西方之獸而風從之則物被其威雲從龍風從虎凡以致仁

義之化以言二五之所以同德也是故聚精會神而
昭徹四海懐仁附義而生成庶類此聖人作興而萬
物之所以咸覩嚮五天位也而曰飛龍在天此本乎
天者也二上應五故曰親上二地位也而曰見龍在
田此本乎地者也五下應二故曰親下文言推廣利
見大人之義於萬物則言覩於二五則言親親如父
子如魚水覩則拭目觀瞻而已言各有旨也夫九五
大德之君也固欲得大德之臣而任之九二大德之

臣也必欲得大德之君而事之上與下交相親故曰則各從其類也程河南曰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又曰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生殺予奪之權已擅於五故曰貴而无位謳歌獄訟之心已歸於五故曰高而无民同心同德之佐又已

應於五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經曰聖人大寶曰位位可无乎書曰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民可无乎又曰后非賢不乂輔可无乎无此三者有悔必矣其曰是以動而有悔也以言无動而非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

在天乃位乎天德元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

天則 闕

而聖人之大寶亦曰位互文以見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文言之於四德也首章以人分而釋之此章以天道合而論之其分也以言其先後之有序其合也以言

其功用之不分各有所指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謂始物者乾元也而亨物者亦乾元也萬物自有始之後其所以日長月化形遷如流者孰使之然歟乾元實爲之也人知始物元也而不知亨物亦乾元也故以始而亨一歸之於乾元此有以見元與亨功用之不分也利貞者性情也謂利得其正則情无非性矣程河南曰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皆貞也夫動而生物者乾之情也所謂亭毒化育

之利也正而不變者乾之性也所謂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之貞也利萬物也以貞則是性其情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此有以見利與貞功用之不分也夫利物而得其正者又誰歟亦乾元也故於利貞者性情也之後又繼之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元也美利亨也亨者嘉之會美亦嘉故也利天下利也不言所利貞也所謂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

故贊之曰大矣哉大亦元也此又有以見元亨利貞功用之不分也自大哉乾乎以下又廣言四德之餘旨以明乾之所以大故又先贊之曰大哉乾乎乾惟大哉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不可以一德名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不可以一義求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不可以一用盡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不可以一方拘也夫剛乾之體也健乾之用也剛故不變健故不息一氣之運動无非時中也自然之天理无不順

正也所謂純者專一而不雜也可以卦畫見之夫八卦皆純也奚獨乾歟曰六子陰陽雜也而坤又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則所謂純一不雜者莫乾若也乾有是純一不雜之德故稟之於已則為粹貸之於物則為精剛不干時乾之粹也精氣為物乾之精也揚子雲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是也乾之德如此其不一也故悉而數之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有不一之德六爻自初至上其所以發而揮之者果何事歟

亦曰不外乎是德云爾是德也發而揮之於六爻之閒故初之勿用則養其剛三之乾乾則行其健二五中也而三與四之重剛又警其不中三五正也而上之有悔又欲其不失正乾元用九則其純也天德不可爲首則其粹也以至萬物資始於乾元則其精也乾之難見之情无所不通如此然則乾之情其所以旁而通之者即乾之六爻也其所以發而揮之者又即乾之不一之德也豈有他哉故既言乾之德而繼

之以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六爻既以發揮則知時潛時見時躍時飛與夫時行時極各乘其時而不紊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此乾元用九所以乃見天則也故又繼之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六氣順序則乾之功用博矣故以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終焉雲行雨施天之澤也而所以為雲為雨者乾元之餘用也夫乾元之大也為萬物之所資始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均被其澤者乃其餘事耳故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之德不可以一德名乾之用不可以一用盡乾之

文不可以一義求乾之澤不可以一方拘其曰大哉

乾乎信乎其大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行之於德如影之隨形不可以强无之也特因其所

處如何耳時方隱伏則雖有是德而无是行乃若出

潛離隱則以是德爲是行也猶之植木於幽暗之地

表未始不存而影未始可見何也隱使然也若夫大明方中无有欺蔽向之植於幽暗者舉而移之顯明之地則表立而影隨矣此君子之道所以不可誣也德之在我患未成爾行未成非所慮也德既成則推此以爲行乃其餘事爾所謂日可見雖欲俄頃少蔽之不可得也初云龍德而隱德非不足也位不足也夫君子之心不敢以天之所予我者自私久矣今也吾身隱而未見則吾心之所欲施者亦未見其可也

故曰行而未成行而未成則不成乎名矣此時也非我志也然則如之何曰與其有干時之慾無寧隱居以求其志也故曰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得之於天者與人同也所以輔其天與人異也既有以得於天而无以輔其天棄天也學問之道无他輔吾之天也吾之天既有餘地則寛居仁行何往

而不暇所謂君德如此而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自夫十有五以往良知良能之外何事非學前言往行未際於耳目艱難險阻未經於履歷此非學不可學以聚之則所得富矣所得既富不問以辨之則孰爲得孰爲失孰爲是孰爲非則憪然矣故繼之以問辨也學聚問辨其德成矣九二出潛離隱則以成德爲行此其時也故又繼之以寛居仁行寛以居之涵養是德

於已也仁以行之推行是德於人也君子將以推是德於人而在已者无雍容涵養之素則事至而應亦有所不給矣故寛以居之所以涵養是德也至於仁以行之則德施普矣前章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學問之力也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涵養之功也二之見龍在田而生養之利无不被非由學問先自涵養何以至此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子曰過猶不及以言過與不及皆非中也九三重剛而不中過乎中也下乘九二初九之剛故曰重剛而不中九四重剛　而不中不及乎中也上乘九五上九之剛故亦曰重剛而不中易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故三與四均致意於此上不在天謂非五也下不在田謂非二也而四處人物之表近君之地謂之中不

在人又不得爲九三也三既惕矣四烏得而不或邪昔魏徵謂王仲淹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若三之惕則不得不憂矣四之或則不得不疑矣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其辭危乾之九三九四是也三與四處危疑之地故其辭亦危何危乎當是時也上有堯舜則揖遜之事興上有桀紂則湯武之變成詎勝言哉故居此地者皆當因時進德修業而勿忘惕或之

念夫然後得俱免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至理无乎不在在天地則爲覆載之德在日月則爲晝夜之明在四時則爲寒暑之序在鬼神則爲禍盈福謙之吉凶均一理也一理所在以心契之故无往而不合无往而不合則大矣故天地以无私爲德日

月以无私爲明四時以无私爲序鬼神以无私爲吉凶而大人則以无私爲心以此无私合彼无私宜其大也夫至理純乎天而已矣故天全是理爲造化之主地配天也日月四時鬼神皆分任其造化之職者也大人全盡是理則亦天而已矣故先天而天弗違大人即天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即大人也吾不知其分焉雖然後天而奉天時猶有天在也先天而天弗違則大人之外无别有天矣故終之曰天且弗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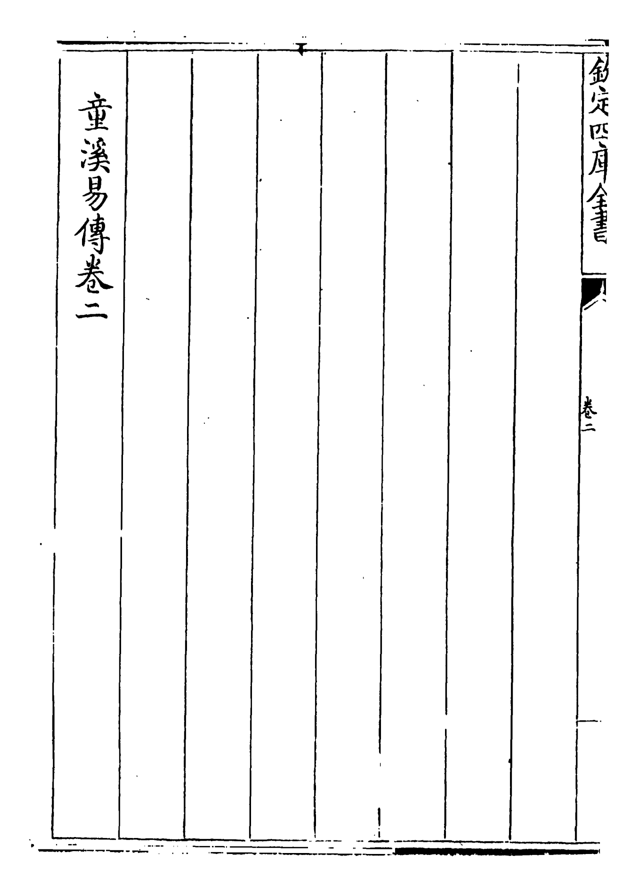
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言人與鬼神相與晦明於大人之天之中而不自知也夫始於无所不合終於无所弗違所謂大人造化也以此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无危不平无易不傾易之理也故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必有喪知其一不知其二過矣此上九

之所以亢也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廣言六爻用九之道以終文言一篇之意乾之六爻皆聖人也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知初之潛則知以退爲正也二之見則知以進爲正也四之進退无常則知進而又知退矣三之在上不驕在下不憂則知存而又知亡矣五之下見二則知退托以求助而不敢保其存也凡此皆不失其正也上九亦聖人也宜无失正之舉容有不知乎此

而至於亢者易之示戒深矣夫自亢言之則有進有退有存有亡有得有喪自聖人言之則雖有進退存亡而實无得喪於其閒也何也謂其因時順天而吾无容心故也故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及於得喪焉終始兩言其唯聖人乎深嘆上九之不失其正也夫不失正則不失聖矣



童溪易傳卷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童溪易傳卷三

宋 王宗傳 撰

坤上
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程河南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利字不連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只有三德大抵四德具乃謂之乾德配乾乃謂之坤坤云四德同於乾而貞體則或異者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已故有取於牝

馬之貞蓋牝馬柔順故能承順乎人坤以柔順故能承順乎天夫乾爲馬以其健於行也若乾行而坤止則无以共成其化育之功矣故坤亦取諸馬而又取其牝馬者以謂不牝則不順非馬則不能往應於乾相爲无窮故也夫坤以柔順爲貞故能往應於乾君子之進爲於世也夫豈專恃吾有能行之才歟必也待人君命焉而後承駕焉而後騁以務合坤之德而已故繼之以君子有攸往謂其以承順爲行則无干

時冒上之慾而有所往也先迷謂其行也陰或先陽則迷謬而失正後得主利謂陽倡而陰從之則得主而利也得主猶曰得君也爲坤之主也誰乎曰乾也坤得乾以爲主有順利而无迷謬非能自後寧至是乎上六其道窮也先迷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後得主利也自西至南陰位也而坤位西南之維故曰得朋謂其類皆陰也得其朋類相與以賛成生育之功也自北至東陽方也而東北之維艮實位焉此

萬物成終成始之地也陰之類於此絶矣故曰喪朋然乾元於此資始則坤元以資生應之未有乾行而坤止也故生育之功又肇於此焉則雖喪也乃所以爲得也故彖有乃終有慶之説大抵坤之爲德以後順爲貴得朋以贊成生育之功後順也喪朋以往應於乾而肇生育之功亦後順也此之謂得主而利也故終之曰安貞吉謂牝馬之貞坤之貞也安於此而不變則无先陽之迷故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稱父坤稱母父道尚尊尊故大母道尚親親故至此大與至之別也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萬物資始於乾而有氣則資生於坤而有形乾動而坤隨乾授而坤受是故乾始而坤生順而承之不敢違也故

曰乃順承天乾元之既始乎物也其功用未已也又有以資而育之雲行雨施是也則坤元之於物也亦豈特生之而已哉又有以宅其生而使之輯寧泮渙自適自遂而後已是故坤厚載物宅其生也含弘光大則又輯寧泮渙其生也此乾坤功用之不窮也夫其所積不厚則其所載者无力舉天下之物吾所生也又吾所載也此豈无力者能之乎故曰坤厚載物以謂不如是則其德不能配天矣无疆天之无疆也

德合无疆地之无疆也以此无疆合彼无疆非厚能致然邪含弘光大以言其德之无疆也夫萬物盡生於我而或有流離迫促之態而不能自適自遂焉則其責又在我矣故坤之爲德也必有以容之使不流有以舒之使不迫容之使不流輯寧其生也所謂含弘也舒之使不迫泮渙其生也所謂光大也含弘德之器也光大德之化也凡此皆无疆之謂也萬物於此雖欲不自適自遂得乎故曰品物咸亨取諸牝馬

者以其地類也地陰德也故牝馬其類也牝馬柔順而亦健於行則能往應於乾故曰行地无疆謂之行地无疆則无疆之德地固有焉此所以德合无疆也夫牝馬之行地无疆也以其柔而利貞也君子之有行也舍是其可乎故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亦猶乾之文言釋元亨利貞又繼之以君子行此四德者易之取象明義凡以為君子設故也先何為而迷邪以其失坤順之道也牝雞之晨密雲不雨此先迷也後何

爲而順邪以其得坤道之常也君倡臣和男行女隨此後順也得常所謂得主而利也西南得朋以君子言之仕進之初也初貴引類故泰之初有拔茅之征與類行也東北喪朋得君之終也終貴道行故大畜之上有何天之衢亨終有慶也朱子發曰得君者臣之慶得親者子之慶得夫者婦之慶夫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坤以柔順爲貞安於貞而不變此地道所以爲无窮也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君子

之有行亦務合於坤德安於貞而已夫天有是无疆也而坤以厚德合之故為地之无疆地有是无疆也而君子以安貞之吉應之則又為君子之无疆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其運乎故乾之象以天行言地其處乎故坤之象以地勢言行則貴其不息勢則貴其所積之厚而不輸爾載也子思子曰地以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蓋言所積之厚然也夫

德之在我我所固有君子固无以異於人也然語其任天下之重者則類非猥薄者之所能勝也是必積累之素見於平日之所養而後能然爾鼎之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夫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德非厚德故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一陽在下其曰潛龍勿用者懼其傷也坤

之初六一陰在下其曰履霜堅冰至者防其長也懼其傷愛之也防其長忌之也夫陰陽天地之道消長往來爲晝夜爲寒暑爲古今一息不停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而有所愛有所忌也哉張横渠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惟易爲君子謀也故陽君子道也則必委曲愛護惟恐其或傷也惟易不爲小人謀也故陰小人道也則思杜其漸防其微惟恐其遂長也夫消消不過將成江河毫末不去將尋斧柯陰氣始

凝霜也凝而不已則其至堅冰也必矣此无他馴致之故也惟見微慮早之君子知天下有所謂必至之理故謹其辨於履霜之初則馴致之禍亦或幾乎熄矣鄭莊公之寵弟不用祭仲蔓草之諫而待其自斃遂至於同氣交兵子母相失噫此无他昧履霜早辨之戒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六爻惟二爲盡地道何者以順德居正位順之至也故循理而行无所容僞直也隆殺厚薄各當夫物方也直方故大大則能配天矣此坤德之自然也夫天下之理本諸自然者則其功順成初无所待不習无不利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以承天而時行見之行其所无事六二之直也時措之宜六二之方也夫習而後利者有之矣然其利有限也六二直方之德根諸所性乾動而坤隨德與天合豈有所限之利哉

此地道之所以光也光者六二之所不可掩者所謂大也程河南曰不習謂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或曰乾之二五以同德相應坤之二五亦同德也何以无相應之義曰程河南曰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邵康節曰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夫效其法而終其勞坤之六三是也三陽也而明於內六陰也而晦於外含章也六三非正也居下位之尊當靜晦之時而有含章之智亦可謂之貞矣然含章不發非不發也發於從事之間而若未嘗發焉爾故繼之曰或從王事而彖曰以時發也曰時云者義所當爲吾必爲之但含晦其美不敢居其成功也然則不知含章不可謂正含章不以時而發可謂之正乎亦不可也无成有終謂不敢居其成功惟後順以

終其勞爾夫時晦而晦非不盡忠也時發而發非好從事也故晦而不發非智也發而不晦亦非智也智也者晦其所發發而必晦之謂也故賛之曰智光大也古之人所以无智名勇功者以此後世君子身處高位以含晦為心則或至於拱默无營以強聒為事則或至於矜伐而取忌由六三言之何暗如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乾九四曰乾道乃革則坤六四亦坤道乃革之時也

以周正考之建酉之月草秋而爲冬則六四是也當是時也隂氣既凝萬物歸根小人道盛而君子不利故曰括囊括囊謹密以逺害也知所以逺害則寵辱不至故曰无咎无譽韓退之所謂刀鋸不加車服不維是也蘇東坡曰咎與譽人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脱乎譽必麗乎咎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然當是時也譽亦所以致疑則譽亦咎也故象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太元以

馴準坤而次六有曰囊夫括珍寶泄此則不知謹密而致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中以六居五蓋半矣莫非君也在泰在大有之類則爲謙順之君在離在未濟之類則爲文明之君在豫在恒之類則爲暗弱之君惟坤也五雖君位坤實臣道故不取君義但微婉其辭而致之意曰黄裳元吉夫黄中色也裳下飾也惟中也故通達爲臣之理

而不可失惟下也故謹守爲臣之分而不可踰如此則中有所養外无所越吉孰大焉程河南曰黄裳既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可知又曰在坤則陰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黄裳元吉之戒而不盡言也文在中也謂積至美所養既厚則能謹守其分六三六五皆陰外而陽内故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道馴致於初至五而盛矣至上則其道不得不窮蓋六陰極於亥至子而一陽來上六亥也乾位亥前正陰陽交戰之地故説卦曰戰乎乾以言陰陽勝負之機實决於此時也夫陰小人之道不可以過盛而與陽敵故於六陰之極而稱龍焉存陽道也存陽道者存君子也在剥之上五陰既盛一陽雖存凜凜乎其危也而上九爻言之曰碩果不食又曰君子得輿

以言天道不可以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君子故邵康節曰夫易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道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已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上六在一卦之外陰既失所而陽未正其位故曰戰于野當是時也以强弱較之陰既盛而陽猶微以時勢論之陽當信而陰已屈俱不能无傷故曰其血玄黃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之用九用得其當則吉用不得其當則凶惟坤亦然故用六之利在於永貞而已永貞謂久其貞也象以安貞爲吉則用六以永貞爲利可知也夫坤之德所以能配天者以其久於其貞也貞則大大則能配天矣故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或曰二之直方三之含章四之括囊五之黄裳是皆善用夫六者謂之永貞可也陰道馴致於初而窮於上得爲永貞矣乎曰

陰與陽循環无端不有所始則不有所終不有所終

則亦不有所始易之道然也惟君子見微而慮遠於

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於龍戰則識陰道之已窮亦

如乾之勿用於初而不可以久於上也夫是之謂永

貞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之文言首釋元亨利貞之四德甚詳且明也至於

末章乾元者始而亨也以下之文則間引釋彖數語而叅錯之今坤之文言其於四德則疑若未始釋之也亦間用釋彖文義而兼足之其文莫適為先後與乾文言末章大略相似聖人文章體制變化不一如此蓋不如是則不謂之文言故也然即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二語以觀之則坤之四德亦昭然而黙存矣夫至柔至静則坤元所謂至哉也其動也剛則亨與利在其中矣所謂德方則其正也天下之

理不至其至則變通宰制之權不屬諸我至柔至靜此坤之所以至其至也柔至而動剛靜至而德方亦其理之必至也惟其動剛故能德應乎乾而成萬物化育之功惟其德方故能不拂乎正而順萬物性命之理此坤之德所以能配天也後得主而有常則申後順得常之義含萬物而化光則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義聖人賛坤至此間用釋彖文義而兼足之莫適爲先後也豈固爲是異同邪申之者確之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善人之於善也力其所積而不必其所可必小人之於不善也亦然聖人之於善人也原其所積而必其所可必其於不善人也亦然蓋君子之心知盡其在我者而已故不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及其積也不已則報效也亦不已小人之心知任其在我者而已

故不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及其積也不已則其報效也亦不已此必至之理易者進君子而退小人之具故陽爲善而陰爲惡陽爲君而陰爲臣坤之初六一陰始凝象取履霜謂不善之積實基於此時也茍不於此時辨其萌芽去其漸長則凡天下所謂弑父與君之大惡无所不至矣此必至之餘殃也原其所以然亦以積小而大由微而著事勢之順成也故曰蓋言順也朱子發曰先儒常以乾坤論之謂君子之

道有時而消於是有坤化陽滅者矣然而復出爲震者餘慶之不亡也小人之道有時而消於是有陽息陰盡者矣然而姤極生巽者餘殃猶在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者何正是也方者何義是也夫循理而行无所容僞之謂正直也者正而无僞也隆殺厚薄各當夫物之謂義方也者義之所當然也君子敬以直内則所

謂正而无僞者存諸我矣如是則内有所主雖一毫人欲不能入吾舍心正而意誠也義以方外則所謂義所當然者當夫物矣如是則外得其宜雖起居出入未踰吾閑國治而天下平也夫學力不至則内外間斷君子之學合内外之謂也主敬以直吾内則敬立矣行義以方吾外則義立矣敬義既立則物我无異而天下歸仁矣此德之所以不孤也不孤所謂大也知有内而不知有外知主敬而不知行義非不孤

之德也君子之德大而不孤則性與用一物也用與性一源也所謂行其所无事而不失乎時措之宜者雖屬之我而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如是則行之事物之際殆如履吾室中庸何纖芥之疑乎或問既曰直其正也不曰正以直内而曰敬以直内何也曰正云者有靜意也敬云者有活意也六二正也欲發明六二之動故又曰敬而正在其中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坤之六二以順德而處正位六爻所謂盡地之道者莫二若也故曰地道光也而三之无成有終亦曰地道何哉曰地道以處下得中爲正三下卦之成也聖人懼其以成功自居故爲之戒云而以臣道妻道兼言之所以示戒也詳矣三之章五之文文言釋之或曰有美或曰美在其中文與章皆美物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非有美而不發也發之於從事之間

而若未嘗發云爾夫發之於從事之間而若未嘗發非不發其美也不暴其美故也有美焉而不暴則吾知惟王事之從而已爾吾知代天之功以終其勞而已爾所謂成功吾何有焉此六二之智所以光大也晉武之平吳也王濬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王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卿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

焉如斯顔子之不伐龔遂之雅對何以過之噫此坤六二光大之智也濬何足以語此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葢言謹也

六二六四皆以柔處柔順之至也然二則居下履正盡坤之道而四則坤道乃革之時視二爲失位也夫以至順之德處失位之地當是時也何不用吾順乎曰順乎時而已矣故曰天地閉賢人隱然必先之以

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以言天地變化草木亦蕃而況於賢人乎天地閉塞賢人亦隱而況於草木乎互文以見義也雖然後世之隱有二繄有避咎而隱者有好名而隱者避咎而隱者志於无咎而反有譽好名而隱者恥於无譽而反有咎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穴之下而名振於京師此志於无咎而反有譽所謂避咎之隱者也梁鴻作五噫之歌而時君惡之此恥於无譽而反有咎所謂好名之隱者也然則六四文賛

既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於此又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豈不為好名者設邪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君臣上下固有不易之理亦有不易之位中无所養而於理不通者則雖冐昧竊位而有隕越之禍不顧也况欲身安道隆功著名顯其可得乎惟夫所養之至富貴利慾不足以動其心故雖躡高顯係衆望曾

无欣艷於其間若詩人所謂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夫黄中美在其中也德美存其中則爲臣之理豈有不通曉者乎於理既通則能正爲臣之位而不失居下之體矣凡此皆美在其中而然也存諸中者既不可誣則形諸外者亦不可掩故其生色也暢於四肢无非粹然盛德之容其成務也發於事業无非犁然當於人心者此非所養之至詎至是邪故又終之曰美之至也盡乎此者求之古人則周公其人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天下之理不可以有所極也有所極則有虧苟有所極而曾无所虧之處則不可常矣故陰陽之相推相盪而相與爲无窮也知道者未嘗不曰此理之固然也而聖人特假是以爲隱惡揚善進君子退小人之説焉則其所寄之旨亦微矣張横渠曰及其消也闔之於巳然謂陰也夫坤之上六之陰陽不疑其軋巳

也則必不至於戰至於戰者陽之不得已也亦陰之不肯已也不肯已者與其不得已者駢然而作敵焉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而聖人則曰天道不可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故稱龍於盛陰之時者存陽道也當此之時不可以无陽故也夫苟无陽此聖人之所嫌也張橫渠曰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則稱龍於此時之謂也大抵易於嫌疑之地聖人必深致其意焉乾之九四言或躍在淵而不稱龍者

爲其嫌於近五也坤之上六言龍戰于野而必稱龍者爲其嫌於无陽也然九四之或自疑也上六之疑陽疑之也自疑自省也人疑之則不知自省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繫辭曰方以類聚乾曰各從其類謂陰陽各有其類也今也陰陽紛爭雌雄未決均不免於或傷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又曰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若已離其類而无雜揉之傷則陽道反正而无事矣此光武勇於大敵之後

所以投戈而息馬也

童溪易傳卷三